





## 第六十二回

滌垢洗心惟掃塔

縛魔歸正乃修身

十二時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五年十萬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縱火光愁。水火調停無損處，五行聯絡如鈎。陰陽和合上雲樓，乘鸞登紫府，跨鶴赴瀛洲。

這一篇詞，牌名臨江仙。單道唐三藏師徒四衆，水火既濟，本性清涼，借得純陰寶扇，搨息燥火過山。不一日，行過了八百之程。師徒們散誕逍遙，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時序，見了些：

野菊殘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納禾稼，處處食香羹。平林木落遠山現，曲澗霜濃幽壑清。應鍾氣，閉蟄營。純陰陽，月帝元溟；盛水德，舜日隣晴。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虹藏不見影，池沼漸生冰。懸崖掛索藤花敗，松竹凝寒色更青。

四衆行毅多時，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勒住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廂樓閣嵒嵒，是個

其麼去處？行者抬頭觀看，乃是一座城池。真個是——

龍蟠形勢，虎踞金城。四垂華蓋近，百轉紫壚平。玉石橋，欄排巧獸；黃金臺，座列賢明。真個是神洲都會，天府瑤京。萬里邦畿固，千年帝業隆。蠻夷拱服君恩遠，海岳潮元聖會盈。御階潔淨，輦路清寧。酒肆歌聲鬧，花樓瑞氣生。未央宮外長春樹，應

許朝陽彩鳳鳴。

行者道：「師父，那座城池，是一國帝王之所。」八戒笑道：「天下府有府城，縣有縣城，怎麼就見是帝王之所？」行者道：「你不知帝王之居與府縣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數座門，週圍有百十餘里，樓臺高聳，雲霧繽紛。非帝京邦國，何以有此壯麗？」沙僧道：「哥哥眼明，雖識得是帝王之處，却喚做甚麼名色？」行者道：「又無牌匾旌號，何以知之？須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長老策馬，須臾到門，下馬過橋，進門觀看，只見六街三市，貨殖通財；又見衣冠隆盛，人物豪華。

正行時，忽見有十數個和尚，一個個披枷戴鎖，沿門乞化，着實的藍縷不堪。三藏歎曰：

「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叫「悟空，你上前去問他一聲，爲何這等遭罪？」行者依言，即叫「那和尚，你是那寺裏的？爲甚事披枷戴鎖？」衆僧跪倒道：「爺爺，我等是金光寺負屈的和尙。」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衆僧道：「轉過隅頭就是。」行者將他帶在唐僧前，問道：「怎生負屈，你說我聽。」衆僧道：「爺爺，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我等似有些面善，不敢在此奉告，請到荒山，具說苦楚。」長老道：「也是我們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細詢問緣由。」

同至山門，門上橫寫七個金字，「勅建護國金光寺。」師徒們進得門來觀看，但見那

古殿香燈冷，虛廊葉掃風。凌雲千尺塔，養性幾株松。滿地落花無客過，簷前蛛網任攀籠。空架鼓，枉懸鐘，繪壁塵多彩像朦。講座幽然僧不見，禪堂靜矣鳥常逢。淒

涼堪歎息，寂寞苦無窮。佛前雖有香爐設，灰冷花殘事事空。

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淚。衆僧們頂着枷鎖，將正殿推開，請長老上殿拜佛。長老進殿，奉上心香，叩齒三匝，却轉於後面。見那方丈簷柱上又鎖着六七個小和尚，三藏甚不忍見。及到方丈，衆僧俱來叩頭，問道：「列位老爺像貌不一，可是東土大唐來的麼？」行者笑道：「這

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們正是你怎麼認得？」衆僧道：「爺爺，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負了屈苦，無處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想是驚動天神，昨夜間，各人都得一夢，說有個東土大唐來的聖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見老爺這般異像，故認得也。」

三藏聞言，大喜道：「你這裏是何地方？有何冤屈？」衆僧跪告：「爺爺，此城名喚祭賽國，乃西邦大去處。當年有四夷朝貢：南，月陀國；北，高昌國；東，西梁國；西，本鉢國。年年進貢美玉明珠，嬌妃駿馬。我這裏不動干戈，不去征討，他那裏自然拜爲上邦。」

三藏道：「既拜爲上邦，想是你這國王有道，文武賢良。」衆僧道：「爺爺，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王也不是有道。我這金光寺，自來寶塔上祥雲籠罩，瑞藹高升；夜放霞光，萬里有人會見；晝噴彩氣，四國無不同瞻。故此以爲天府神京，四夷朝貢。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時，下了一場血雨。天明時，家家害怕，戶戶生悲。衆公卿奏上國王，不知天公甚事見責。當時延請道士打醮，和尚看經，答天謝地。誰曉得我這寺裏黃金寶塔污了，這兩年外國不來朝貢。」

「我王欲要征伐，衆臣諫道：我寺裏僧人偷了塔上寶貝，所以無祥雲瑞藹，外國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賊官，將我僧衆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當時我這裏有三輩和尚：前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老爺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盜取塔中之寶？萬望爺爺憐念，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捨大慈大悲，廣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

三藏聞言，點頭歎道：「這樁事，暗昧難明。一則是朝廷失政，二來是汝等有災。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寶塔，那時節何不啟本奏君，致令受苦？」衆僧道：「爺爺，我等凡人，怎知天意？况前輩俱未辨得，我等如何處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時分了？」行者道：「有申時前後。」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換關文，奈何這衆僧之事，不得明白，難以對君奏言。我當時離了長安，在法門寺裏立願：上西方逢廟燒香，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寶塔之累。你與我辦一把新筭簪，待我沐浴了，上去掃掃，即看這污穢之事，不放光之故，何如？訪着端的，方好面君奏言，解救他們這苦難也。」

這些枷鎖的和尙聽說，連忙去廚房取把廚刀，遞與八戒道：「爺爺，你將此刀打開那柱

子上鎖的小和尚鐵鎖，放他去安排齋飯香湯，伏侍老爺進齋沐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筭等來與老爺掃塔。八戒笑道：『開鎖有何難哉？我那位毛臉老爺，他是開鎖的積年。』行者真個近前，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幾把鎖俱退落下。那小和尚俱跑到廚中，淨刷鍋竈，安排茶飯。三藏師徒們吃了齋，漸漸天昏，只見那枷鎖的和尚拿了兩把筭等進來，三藏甚喜。

正說處，一個小和尚，點了燈來請洗澡。此時滿天星月光輝，譙樓上更鼓齊發。正是那：

四壁寒風起，萬家燈火明。六街關戶牖，三市閉門庭。釣艇歸深樹，耕犁罷短繩。樵

夫柯斧歌，學子誦書聲。

三藏沐浴畢，穿了小袖褊衫，束了環縷，足下換一雙軟公鞋，手裏拿一把新筭等，對衆僧道：『你等安寢，待我掃塔去來。』行者道：『塔上既被血雨所污，又况日久無光，恐生惡物；一則夜靜風寒，又沒個伴侶，自去，恐有差池。老孫與你同上，如何？』三藏道：『甚好！甚好！』兩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點起琉璃燈，燒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差往靈山參見我佛如來取經，今至祭賽國金光寺，遇本僧言寶塔被污，國王疑僧盜竇，啣冤取罪，上下



難明。弟子竭誠掃塔，望我佛威靈，早示污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

祝罷，與行者開了塔門，自下層望上而掃。只見這塔，真是——

嶢嶢倚漢，突兀凌空。正喚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峯。梯轉如穿磬，門開似出籠。寶瓶影射天邊月，金鐸聲傳海上風。但見那虛簷拱斗，作成鵝石穿花鳳；絕頂留雲，造就浮屠透霧龍。遠眺可觀千里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層層門上琉璃燈，有塵無火；步步簷前白玉欄，積垢飛蟲。塔心裏，佛座上，香煙盡絕；窻櫺外，神面前，蛛網牽曠。爐中多風糞，蓋內少油鎔。只因暗失中間寶，苦殺僧人命落空。三藏發心將塔掃，管教重見舊時容。

唐僧用帚子掃了一層，又上一層。如此掃至第七層上，却早二更時分，那長老漸覺困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孫替你掃罷。」三藏道：「這塔是多少層數？」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層哩。」長老就着勞倦道：「是必掃了，方趁本願。」又掃了三層，腰酸腿痛，就於十層上坐倒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層掃淨下來罷。」行者抖擻精神，登上第十一層，霎時又上

到第十二層。

正掃處，只聽得塔頂上有人言語。行者道：「怪哉！怪哉！這早晚有三更時分，怎麼得有人在這頂上言語？斷乎是邪物也！且看看去。」

好猴王，輕輕的挾着筍箸，撒起衣服，鑽出前門，踏着雲頭觀看，只見第十三層塔心裏坐着兩個妖精，面前放一盤下飯，一隻碗，一把壺，在那裏猜拳吃酒哩。行者使個神通，丟了筍箸，掣出金箍棒，攔住塔門，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兩個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壺拿碗亂攢，被行者橫鐵棒攔住道：「我若打死你，沒人供狀。」只把棒逼將去。那怪貼在壁上，莫想掙扎得動，口裏只叫：「饒命！饒命！不干我事！自有偷寶貝的在那裏也。」行者使個拿法，一隻手抓將過來，徑拿下第十層塔中，報道：「師父，拿住個偷寶貝之賊了！」

三藏正自盹睡，忽聞此言，又驚又喜道：「是那裏拿來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頂上猜拳吃食耍子，是老孫聽得喧譁，一縱雲，跳到頂上攔住，未曾着力，但恐一棒打死，沒人供狀，故此輕輕捉來。師父可取他個口詞，看他是那裏妖神，偷的寶貝在於何

處。」

那怪物戰戰兢兢，口叫「饒命！」遂從實供道：「我兩個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差來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兒灑，我叫做灑波兒奔。他是鮎魚怪，我是黑魚精。因我萬聖老龍生了一個女兒，就喚做萬聖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得一個駙馬，喚做九頭駙馬，神通廣大。前年與龍王來此，顯大法力，下了一陣血雨，污了寶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寶。公主又去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玉葉靈芝草，養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晝夜光明。近日聞得有個孫悟空往西天取經，說他神通廣大，沿路上專一尋人的不是，所以這些時常差我等來此巡攔。若還有那孫悟空到時，好準備也。」

行者聞言，嘻嘻冷笑道：「那孽畜等這等無禮！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裏赴會，原來他結交這夥潑魔，專幹不良之事！」

說未了，只見八戒與兩三個小和尚自塔下提着兩個燈籠，走上來道：「師父，掃了塔，不去睡覺，在這裏講甚麼哩？」行者道：「師弟，你來正好。塔上的寶貝，乃是萬聖老龍偷了去。今

着這兩個小妖巡塔，探聽我等來的消息，却纔被我拿住也。」八戒道：「叫做甚麼名字，甚麼妖精？」行者道：「纔然供了口詞，一個叫做奔波兒灑，一個叫做灑波兒奔；一個是鮎魚怪，一個是黑魚精。」八戒掣鈞就問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詞，不打死待何時？」行者道：「你不知且留着活的，好去見皇帝講話，又好做作眼去尋賊追寶。」

好獸子，真個收了鈞，一家一個，都抓下塔來。那怪只叫：「饒命！」八戒道：「正要你鮎魚，黑魚，做些鮮湯，與那負冤屈的和尙吃哩！」兩三個小和尙，喜喜歡歡，提着燈籠，引長老下了塔。一個先跑報衆僧道：「好了！好了！我們得見青天了！偷寶貝的妖怪已是爺爺們捉將來矣！」行者教：「拿鐵索來，穿了琵琶骨，鎖在這裏。汝等看守，我們睡覺去，明日再做理會。」那些和尙都緊緊的守着，讓三藏們安寢。

不覺的天曉。長老道：「我與悟空入朝倒換關文去來。」長老即穿了錦襴袈裟，戴了昆盧帽，整束威儀，拽步前進。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整一整錦布直裰，取了關文回去。八戒道：

『怎麼不帶這兩個妖賊去？』行者道：『待我們奏過了，自有駕帖着人來提他。』遂行至朝門外，看不盡那朱雀黃龍，清都絳闕。三藏到東華門，對開門大使作禮道：『煩大人轉奏，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者，意欲面君，倒換關文。』那黃門官果與通報，至階前奏道：『外面有兩個異容異服僧人，稱言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差往西方拜佛求經，欲朝我王，倒換關文。』

國王聞言，傳旨教宣。長老即引行者入朝。衆文武見了行者，無不驚怕。有的說是猴和尚，有的說是雷公嘴和尚。個個悚然，不敢久視。長老在階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聖叉着手，斜立在旁，公然不動。長老啟奏道：『臣僧乃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國差來拜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佛求取真經者，路經寶方，不敢擅過。有隨身關文，乞倒驗方行。』那國王聞言大喜，傳旨教宣。唐朝聖僧上金鑾殿，安繡墩賜坐。長老獨自上殿，先將關文捧上，然後謝恩啟坐。

那國王將關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悅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選高僧，不避路途遙遠，拜佛取經，寡人這裏和尚，專心只是做賊，敗國傾君！』三藏聞言，合掌道：『怎見得敗國傾君？』

國王道：「寡人這國，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貢，皆因國內有個金光寺，寺內有座黃金寶塔，塔上有光彩沖天。近被本寺賊僧暗竊了其中之寶，三年無有光彩，外國這三年也不來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道：「萬歲，「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貧僧昨晚到於天府，一進城門，就見十數個枷紐之僧。問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負冤屈者。因到寺細審，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貧僧至夜掃塔，已將那偷寶之妖賊矣。」國王大喜道：「妖賊安在？」三藏道：「現被小徒鎖在金光寺裏。」

那國王急降金牌，着錦衣衛：「快到金光寺取妖賊來，寡人親審。」三藏又奏道：「萬歲，雖有錦衣衛，還得小徒去方可。」國王道：「高徒在那裏？」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階旁立者便是。」國王見了，大驚道：「聖僧如此丰姿，高徒怎麼這等像貌？」孫大聖聽見了，厲聲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愛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賊也？」國王聞言，回驚作喜道：「聖僧說的是。朕這裏不選人材，只要獲賊得寶歸塔爲上。」再着當駕官看車蓋，教錦衣衛好生伏侍聖僧去取妖賊來。那當駕官即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錦衣衛點起校尉，將行者

八抬八綽，大四聲喝路，徑至金光寺。自此驚動滿城百姓，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  
八戒、沙僧聽得喝道，只說是國王差官，急出迎接，原來是行者坐在轎上，馱子當面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也！」行者下了轎，攙着八戒道：「我怎麼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着黃傘，抬着八人轎，却不是猴王之職分？故說你得了本身。」行者道：「且莫取笑。」遂解下兩個妖物，押見國王。沙僧道：「哥哥也帶挈小弟帶挈。」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馬匹。」那枷鎖之僧道：「爺爺們都去承受皇恩，等我們在此看守。」行者道：「既如此，我等去奏過國王，却來放你。」八戒揪着一個妖賊，沙僧揪着一個妖賊，孫大聖依舊坐了轎，擺開頭踏，將兩個妖怪押赴當朝。

須臾，至白玉階，對國王道：「那妖賊已取來了。」國王遂下龍牀，與唐僧及文武多官，同日視之。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尖嘴利牙；一個是滑皮大肚，巨口長鬚。雖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變成的人像。國王問曰：「你是何方賊怪，那處妖精？幾年侵吾國土，何年盜我寶貝？一夥共多少？賊徒都喚做甚麼名字？從實一一供來！」二怪朝上跪下，頸內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

供：

『三載之外，七月初一，有個萬聖龍王，帥領許多親戚，住居在本國東南，離此處路有百十。潭號碧波，山名亂石。生女多嬌，妖嬈美色。招贅一個九頭附馬，神通無敵。他知你塔上珍奇，與龍王合伴做賊，先下血雨一場，後把舍利偷訖。見如今照耀龍宮，縱黑夜明如白日。公主施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靈芝，在潭中溫養寶物。我兩個不是賊頭，乃龍王差來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實。』

國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道：『我喚做奔波兒瀟，他喚做瀟波兒奔。奔波兒瀟是個鮎魚怪，瀟波兒奔是個黑魚精。』國王教錦衣衛好生收監，傳旨赦了金光寺衆僧的枷鎖，快教光祿寺排宴，就於麒麟殿上謝聖僧獲賊之功，議請聖僧捕擒賊首。光祿寺即時備了葷素兩樣筵席。國王請唐僧四衆上麒麟殿叙坐，問道：『聖僧尊號？』唐僧合掌道：『貧僧俗家姓陳，法名玄奘。蒙君賜姓唐，賤號三藏。』國王又問：『聖僧高徒何號？』三藏道：『小徒俱無號。第一個名孫悟空，第二個名豬悟能，第三個名沙悟淨。此乃南海觀世音菩



隆起的名字。因拜貧僧爲師，貧僧又將悟空叫做行者；悟能叫做八戒；悟淨叫做和尚。」

國王聽畢，請三藏坐了上席；孫行者坐了側首左席；猪八戒、沙和尚，坐了側首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飯。前面一席葷的，坐了國王；下首有百十席葷的，坐了文武多官。衆臣謝了君恩，告了師罪，坐定。國王把盞，三藏不敢飲酒，他三個各受了安席酒。下邊只聽得管絃齊奏，乃是教坊司動樂。你看八戒放開食噉，真個是虎咽狼吞，將一席果菜之類，吃得罄盡。少頃間，添換湯飯又來，又吃得一毫不剩。巡酒的來，又杯杯不辭。這場筵席，直樂到午後方散。

三藏謝了盛宴，國王又留住道：「這一席聊表聖僧獲怪之功。」教光祿寺：「快翻席到建章宮裏，再請聖僧定捕賊首取寶歸塔之計。」三藏道：「既要捕賊取寶，不勞再宴。貧僧等就此辭王，就擒捉妖怪去也。」國王不肯，一定請到建章宮，又吃了一席。國王舉酒道：「那位聖僧帥衆出師，降妖捕怪？」三藏道：「教大徒弟孫悟空去。」大聖拱手應承。國王道：「孫長老既去，用多少人馬？幾時出城？」八戒忍不住，高聲叫道：「那裏用甚麼人馬？又那裏管甚麼時辰！趁如今酒醉飯飽，我共師兄去，手到擒來！」三藏甚喜道：「八戒這一向勤緊啊！」行者

道：『既如此，着沙僧弟保護師父，我兩個去來。』那國王道：『二位長老既不用人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們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隨身器械。』

國王聞說，即取大觥來，與二位長老送行。孫大聖道：『酒不吃了，只教錦衣衛把兩個小妖拿來，我們帶了他去做鑿眼。』國王傳旨，即時提出二人，扯着兩個小妖，駕風頭，使個攝法，竟上東南去了。噫！他那——

君臣一見騰風霧，纔識師徒是聖僧。

畢竟不知此去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